

热眼观世

票证，时代的印记

□侯贺奎

票证，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它无时不在平衡和调节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尽管生活处处充满困苦与坎坷，但人们还是翻过了一座座山，跨过了一道道坎，一步步走向幸福与美好。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人们才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磨炼了勇于向困难挑战的顽强意志。

票证，对当下中老年人并不陌生。自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的吃、穿、用等全靠国家计划分配，所有生活必需品一律凭票供应。票证，是人们的“生命线”，是计划经济时代一个标志性符号。

正是那特定的经济时期，从城市到农村，从部队到工厂，从机关到学校，无论居民、农民、工人，还是干部、教师，全靠票证维持生计。粮票、布票、肉票、油票、鞋票、火柴票、理发票、红糖票、煤油票、自行车票等等，真可谓名目繁多，五花八门。

粮票，主要供应城镇居民、政府工作人员、教师、企业职工等。只要持有粮油供应证，就可到粮所购物，到供销社购买食品。仅以1980年为例，国家规定每人每月供应面粉27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30斤。其中细粮（小麦、大米）占45%，粗粮（玉米、瓜干、小米、高粱面粉）占55%，食用油每人每月0.5斤。另外，国家还根据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人群，实行分等级供应，每人每月分别供给粮食26斤、22斤、14斤、8斤不等。在农村，农民没有国家粮食供应，吃粮根据土地收益情况而定。地里打出的粮食，晒干扬

净，先把最好的上风头向国家交售，剩余的则由生产队按人七劳三比统筹分配。遇到灾年，农民只能依靠政府发放救急粮来渡过难关。风调雨顺的年景，凭劳动工分，年终一次分红。家中劳力多的，工分挣得多，粮食勉强够吃，缺乏劳动力或无劳动力的农户，常常食不果腹，半年糠菜半年粮。

粮票大致分三类，全国粮票，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使用；地方粮票，仅限本省本地区使用，不得跨省；军用粮票，专供军队内部使用。粮票面额，在不同的年份，面额也不尽相同。比如1962年版全国通用粮票为1两、2两，1978年版的全国通用粮票分别为半斤、1斤、3斤、5斤、10斤。在我的记忆里，山东省粮票面额种类多样，分别为1两、2两、4两、半斤、1斤、3斤、5斤、10斤。粮票，至1993年被取消，流通近40年。它的取消，标志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布票，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对棉花、棉布、纺织品发放票证，凭票购买。最低年份每人每年三尺三寸，最高年份每人每年一丈七尺三寸。早期，市面上的布料十分单调，主要有棉布、印

花（也称山花）布、老粗布，后来有了涤卡布、涤确良布、涤纶布、华达呢布、蓝士林布、人造棉布等。

布票的面额有1寸、2寸、5寸、1尺、3尺、5尺。同粮票一样，全国统一布票，在全国流通。各省市布票，在本区域流通。每年上级发给的布票，远远不够一个家庭使用。置换一件新衣，约需10尺布票，做一床棉被，最少需用15尺布票。为了节省布票，人们穿衣只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家中儿女多的，那更得省着用。每年领完布票，先给长子长女买件衣服，老大穿过老二穿，然后接传给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到最后，一件衣服补丁摞补丁，破破烂烂，面目全非。至1983年，商业部发布通告，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发放布票，敞开供应棉布，这标志着我国纺织业发展迅猛，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穿着需求。

票证，它是一张写满苦乐年华的名片，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身为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至今难以忘怀。在那个特殊时期，所有商品，全都凭票供应。没有票证，处处受限，寸步难行，人们的吃穿住就成了问题。就说那关于布票的事吧，仅凭国家发放的布票，就无法解决一家老少的越

冬问题。记得1967年，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在本村读小学，同桌是与我同族同宗的一个男生，按辈分称我为叔。家中兄妹多，他排行老三，全家积攒的布票全用于长兄结婚套棉被添新衣。作为老三，享受不到这待遇，没有棉被，这个冬天怎么过？于是通过家长商议，就让他来我家与我打通铺。几块土坯支起的床，铺上一层苇席，盖上一床开了花的山花棉被，我们常常半夜被冻醒。不论怎样，总算凑凑乎乎熬过了一冬。时年，青年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总不免媒人说媒，男女相亲。可在那年月谁家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呢？我家人口少，靠积攒的布票做了一件白色涤确良褂子，这算是最时尚的了。有一年夏天，这件褂子被借出多少次也记不得了。东家借完，西家借，有时一天借三四回。用得急，穿脏了，清水一洗，两手一甩，直接上身，立马赶路，不误相亲。

再说粮票的事，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生产力落后，粮食产量低下，城镇居民靠粮票吃饭生活，而农民只有靠土里刨食维持生计。至于城里人使用的粮票，在乡下是很少见到的。1968年立春的一个星期天，同族的二姐（早年随父迁居上海）回乡省亲，与我们偶遇，见我饿得没力气无

力，就说带我们三人去县城下饭店，这着实让我们无比兴奋。于是我们徒步十五里进了县城，逛完大街，进了一家国营饭店。其实，在这之前，我们曾几次结伴来过这座城市，但因手中无票，身上无钱，都是空腹跑来，再空腹返回，从未光顾国营饭店。这次，我们总要风光风光吧。只见二姐拿着粮票和钱递到窗口，给我们每人买了一盘煎包，一碗辣汤。那顿饭真是又香又美，回味无穷。正是这一顿美味，才让我们认识了粮票的作用和价值。后来，我参加工作，又从教师转岗到乡镇政府部门，终于领到“山东省滕州市地方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每月去粮所领取27斤面粉，从此吃上了商品粮。

票证，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它无时不在平衡和调节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尽管生活处处充满困苦与坎坷，但人们还是翻过了一座座山，跨过了一道道坎，一步步走向幸福与美好。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人们才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磨炼了勇于向困难挑战的顽强意志。

票证时代的结束，折射出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时代的洪流正滚滚向前。

忙碌了整整一个白天，到了晚上确实有点疲惫不堪，然而草草上了床，却不知怎的，高低睡不着，朦胧中似乎又回到了那熟悉的乡村，回到了那绿意葱茏的田间地头。

或许是深受泰山秀水的熏陶和泥土气息的感染，我从小就跟随在父亲的背后，披蓑戴笠，养成了辛勤劳作的习惯。可是在所有的农事当中，我一直认为，插秧是件最辛苦又令人最有成就感的活儿，因此那段日子也永远地值得怀念和留恋。

首先是播种，这自然是父亲的分内之事。阳春三月，尽管气温在逐渐回升，然而泥土依然寒冷刺骨，父亲不得不脱下鞋袜，把破裂的双脚插入其中，犁、耙、封、整之后，再将虔诚的祈盼和绽开的希望，从手指间悉心地撒下，并把早已准备好的麦壳、木屑或者草灰，将其均匀地盖好，最后再郑重其事地吩咐我们弟兄们：没事都到田间站岗放哨去！记住，一定要把眼睛放机灵点！——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撒下的稻种可是鸟雀求之不得的美食，站岗放哨的目的就是防止鸟雀乘人不备来偷嘴。

软草平莎，日暖桑麻，齐刷刷的秧苗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日渐壮实起来。待谷雨先行，一声粗犷的喊叫便会划破静谧的村庄，于是男女老少都从各自的屋里，光着脚丫冒了出来，说说笑笑地走向村外，高高兴兴地去装饰大地的版图。我呢，自然不甘落后，也开始在整饬得如镜的稻田中，虔诚地将自己的腰弯下，从左到右栽插六棵，再从右到左栽插六棵，如此循环，周而复始……有时还不忘耍弄一下，大声朗诵宋代诗人杨万里的《插秧歌》：“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脚。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尚未匝，照管鹅儿与鸭鸭。”

其实插田非常有讲究。它要求栽插者的腰深深地弯下，臀部冲天而起，左手不能衬在大腿之上，并且行进的方式只有后退；它要求栽下的秧苗，行距要匀称整齐，横看一条线，竖看线一条。由于各家的田块大小不均，形状各异，为了避免栽插下去的秧苗杂乱无章，父亲会提前准备好两根量好尺寸的竹棍和数米长绳，在田埂的两端按照一定的间距进行固定，然后我们弟兄们顺着长绳开始栽插秧苗，名曰：“打趟子”。“打趟子”至少需要两个人合作，一趟完成再继续第二趟，要不了多长时间，整个稻田就会很规则地被分为长长的若干个区间，每个区间就是一名栽插者的“舞台”，等待他们随后尽情地发挥了。打好趟子，起身远望，那一条条碧绿的直线在春风的吹拂下，诗情荡漾，美意尽显，同时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成了丹青妙手，自家之感油然而生。

当时，因为玩性太重的缘故，插秧对于我而言，实在是件很苦的差事，常常是没有插上几行，就心神不宁，腰酸背疼，想找理由休息又不太可能，只好硬着头皮歪歪斜斜、磨磨蹭蹭地往后退着。父亲对我要求向来严厉，他的眼睛余光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我，稍有差错便会大声地训斥，尔后又耐心地纠正，同时面授插秧的秘诀：“横四退六。”意思是，每行六棵，间距四寸；退六寸再插下一行。这样反复指导多次，直到我的手、脚、眼可以三者并用，直到那一排绿色的秧苗，能够自由地在我的手中舞蹈似地跳跃。

一趟到头，直起身子，望着眼前那一片起伏的海洋，那一抹抹绿色的希望，真的有一种赏心悦目的舒坦；并且突然明白，现在面对洁白的稿纸，在填满每个方格之后，心中为什么总有一种类似于插秧的感觉。

如今，乡村的田地大多流转到种粮大户的手中，传统的插秧已完全被自动化的机械所替代，过去“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静方成稻，后退原来是向前”的场景再难相见。但是我想，我还是应该及时地赶回那生我养我的乡村，在那黑黝黝的泥土里，找个适当的位置，将自己端正地栽插好——因为我是农民的子嗣，我的根永远都留在乡村！

手指月亮

□况文静

那时那日
我初入山林
误入荆棘丛里
向左向右
看见的，都是满满的倒刺

忘记了小时候大人的叮嘱
于是，手指月亮
月亮生气了
割伤了我的耳背
到现在也还没有好

并不是见多了新月
才想起圆月的美
而是我脚下的这片土地
生来就是如此暗淡
任凭新月、满月
都无法将它照亮

可是那日
月亮告诉我
她说，她是圆月
她让我勇敢地
站在月亮底下
她说她会将我身心
全部照亮

于是，我照做了
可是，那时的我因为羞涩
忘记了抬头
月亮露了会儿脸
便钻进了云层
消失不见了

我问我
你说的，要照进我心里的
那束光呢
她说
没有光了，她要变成新月了

今夜，又是一轮圆月
不知，她是否还记得
曾经说过话
也不知，她能否原谅我那时
孩子气的“手指月亮”



梨花浅白开自好 侯咏梅 摄

梨花风起正清明

□仇士鹏

梨花是被清明捧在手里的花。它的白要比梅花少几分厚实与明艳，白得娇弱，白得柔软，就连花瓣都是微微向内弯曲，像是不经意间就会低垂下的眼睑，在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中，露出几分忧伤与惆怅。

梨花是被清明捧在手里的花。它的白要比梅花少几分厚实与明艳，白得娇弱，白得柔软，就连花瓣都是微微向内弯曲，像是不经意间就会低垂下的眼睑，在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中，露出几分忧伤与惆怅。

“雨打梨花深闭门，孤负青春，虚负青春”，每次读到这句诗时，我总会想到林黛玉。在《红楼梦》中，潇湘馆的后院里没有桃李争春，没有蜡梅海棠，却“有大株梨花并芭蕉”。芭蕉流碧，梨花堆雪，这是曹雪芹为林黛玉专门定制的住所，也是他对林黛玉心灵世界的勾勒。一身清白，一生清雅，一世清静，成就了林黛玉的浪漫与绝美，葬花时凄婉的吟唱，是比梨花更加葱茏雨后的柔白。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梨的谐音为离，当梨花遇到清明，眉宇间的哀伤便抖落成了树下时来时落的清风。

尤其在祭祖时，攒了一年的思念和堆满了树冠的梨花都需要释放。它先是随着人们的低语一朵朵地飘落，再是一簇簇地洒落，一树倒地倾落，却又悄无声息。人抬起头，才恍然发觉肩膀、发梢上已经落满梨花。那素雅的剪影，在朦胧的泪眼中不啻从空中落下的纸钱，让刚刚倾诉完的人们忍不住地相信，这是逝去的亲人给出的回应。你看它，飘落得不疾不徐，悠悠荡荡，是不是变相转述着天上人一切安好，无须牵挂？那忽然就闻到的一抹清香，定然是其欣然的馈赠，带给地上人深深的慰藉。

在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时候，梨花为清明添上一抹盈盈的亮色。我突然理解

了清明为何同时拥有祭祖和踏青这一悲一喜的两种习俗。珍惜韶华，真诚、欢喜、幸福地活在当下，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恰如吴惟信在诗中所写，“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且去听一千遍莺啼，再去赏一万株杨柳，日暮时分咏而归，再用流连忘返的笑容迎接夜里托梦的逝者。你看，梨花也正争先恐后地落着，落在每一枚脚印的前掌与后跟里，落在春雨溅起的每一圈波纹里。它们是在催着你呢，就像儿时母亲催着孩子出门闹春一样。或许，天上的人也不愿地上的人沉溺在泪水中无法自拔，于是掀起一阵阵春风，摇落一场纷纷扬扬——“快出去踏青吧。”

此时，再看那梨花一枝春带雨，再看那梨花枝上层层雪，仿佛看见白衣素袖碧纱裙的女子翩然跳起霓裳羽衣舞。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但它会理所当然地出现，就像我又在一树梨花上看见了雪光和月色。元好问和我有着同样的遐想：“春工惜天真，玉颊洗风露。素月淡相映，萧然见风度。”梨花一团团地簇拥在枝头，小巧的花蕊隐隐约约地外露着，鹅黄色的萼片点缀在花瓣中，是春意恰到好处雕琢，既掀开一角梨树闹春的欢愉，又不喧宾夺主，影响人对那份无瑕的洁白的审美。站远些望去，就像有无数雪球正沿着树枝尽情滚动，若是晃一晃树干，必能洒落下一道奔腾不息的飞瀑。难怪诗人感叹道：“恨无尘外人，为续雪香句。”它的美，只有同样无垢的出尘之人才能最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诗行中，并赋予扑鼻而来的清香。

可是，走得再远，终有返程的时候。

可是，走过的时光，注定无法回头。

昨日，听到陈明唱的《梨花又开放》，忍不住闭上眼，身临其境，穿越回掩映在梨花丛中的故乡。在我伸出双臂的同时，一阵风吹过，带着所有的梨花飞上了天空，绕着我缓缓地旋转，花香氤氲，要把我的身体和影子全部淋湿。它们依旧纯白，有着经年不变的容颜，但是树下曾经嗡嗡响的纺车已经停止了转动，那从发根处开始泛白的母亲也已经不在了。这些梨花再也落不到母亲的臂膀，落不到母亲的柔声细语中，它们只能在天地间流浪，绕着村庄转了一圈又一圈，越飞越低，直到零落成泥。空荡荡的风里，只剩下不成字句的呢喃和叹息。

人在回乡和离乡时，最先、最后一眼看到的都是家门口的树。而一身素衣的梨树，更是在梦的最深处洒落花雨。

记得母亲在世时，每到清明，都会采来一篮梨花，洗净后撒在蒸好的糕点上，再端上桌来。每一口咬下，都有淡雅的清香缠绵在唇齿之间。母亲去世后，笨手笨脚的我们做不出精美的糕点，便在做羹汤时加入些切碎的梨花。或许是熬煮的过程更能释放花瓣中的清香，也许是梨花糕的滋味隔空叠加在了味蕾上，那份淡雅的滋味竟有了更悠长的韵味。

电影《奇幻精灵事件簿》中，天堂的父亲踩着花瓣，来接垂垂老矣的女儿。当她牵住父亲的手的瞬间，竟变回了梳着小辮子的小女孩，无忧无虑地依偎在父亲的身边缓缓升空。待我归去时，我希望母亲是踩着梨花的花瓣来接我的，只有梨花的白才能最好地注解我那时的感恩与欢喜，不染尘埃，亦不染悲色。

凡人一叶

手把青秧插满田

□钱续坤

日子也永远地值得怀念和留恋。在最辛苦又令人最有成就感的活儿，因此那致在所有的农事当中，我一直认为，插秧是

欢迎投稿：zzrbfk@sina.com